

子計畫十二：知識、教育、人觀及其變遷：兩個北台灣客家

家族史研究(1800—1950)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98-0399-06-05-04-12

執行期間：98年01月01日至98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簡美玲副教授

計畫參與人員：劉塗中、呂政冠、潘怡潔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一日

知識、教育、人觀及其變遷： 兩個北台灣客家家族史研究(1800—1950)

摘要

本研究延續前一年度對於家族發展與家族性格的討論，以及知識、教育與人觀之間的初步關聯，來重新思考一個「家族」是如何被定義與傳承的，而本年度著重在探討北台灣兩個客家家族其家族想像的特性與差異。家族的連結除了藉由血緣與姻親關外，家族結群的共同性或邊界維繫，可能是透過集體記憶、參與家族共同活動等而生，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共同性又是如何續維持的呢？今年我們透過民族誌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主要以嫁入和嫁出的女性為主，理解她們如何透過家戶內日常生活的敘說與實踐，來展現其身為陳家家族成員，及對於陳家的想像。我們發現兩個家族不盡相同，且同一個家戶內也因性別有所差異。

女性對於家族的想像述說大多是聚焦在日常生活、人際交流、婆媳互動與小孩教養的實際經驗，這其實和男性對於家族想像已經有所差異，男性多從文字資料或概念性的家族故事，去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而女性則是從經驗與記憶裡去建築。此外，我們發現不同家族所呈現出家族想像的差異，是由於將「家族」作為一種傳承與教育的交往空間，「家族」想像與再現是透過具不同層次的各種實質經驗(祖厝、群居生活、古文物、紀念文集)、行動網絡(祭祀公會、族譜編撰、祭祀活動)與精神意涵(祖訓、祖先故事)的空間媒介，並從日常生活的人際交流與家戶教

育來持續傳承與變遷，這些不同的空間媒介，都可能是作為家族成員交往連結或思想傳承的流動場域，在這不斷述說與再現的過程中，不同性別與身份也產生不同的家族想像的歷程，進而影響到動態人觀的形成過程。

關鍵詞：知識、教育、人觀、家族、家族想像、性別、客家、北台灣

Abstract

The emphasis of this subproject is on family knowledge. Using two cases—two Chen families (the Chen Chau Gang Family in Fong San River [鳳山溪的陳朝綱家族] and the Chen Chun Long Family in Zhong Gang River [中港溪的陳春龍家族])—the specific emphasis is upon how different knowledge stressed in different families produces distinctive senses of person. In the first year, we found out the first family emphasized land opening and commerce degrees. The second family also emphasized land opening and commerce, but differed in a family tradition of astrology (擇日) and a local academy. The astrological knowledge also produced income and the local academy stressed Confucian lear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families is the former's almost exclusive emphasis upo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versus the latter's emphasis including broader Confucian learning. During the second year, we continue the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wo families, and focus more on women within the households. Different from men whose narrations on family histories were with more conceptualized family stories, the narrations of women of these two Chen families however address more details on daily live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caring

of children with regard to the imagination of family histories. Finally we conclude that the personhood of the two Hakka families were constituted dynamically by family conditions, gender,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ancestors.

Keywords: knowledge, education, personhood, family, imagination
of family, gender, Hakka, Northern Taiwan

壹、前言

比較觀點下的家族史研究

本研究以中港溪流域的陳春龍家族，與鳳山溪流域的陳朝綱家族為研究對象，在第一年的研究成果中，就「資本」（經濟、文化、社會與象徵性資本）的層面來說，兩個家族具有不同層次的累積和影響力。陳朝綱不只成為新埔地區重要的士紳，他能夠涉及更廣大地區和國家層次的事務，豐沛金錢資源的挹注與支持為關鍵因素之一。陳春龍家族的政經影響力，雖然較侷限在頭份的地域社會，但其身分的多樣性：農人、地主、商人、書院創立者、堪輿師等，卻也帶來相對穩健的經濟資本，且是一種逐漸向地域社會和家族內在深化的過程，尤其是「向陽書院」和「福安堂擇日館」的經營，對於陳家後代子孫影響甚鉅。書院教育和堪輿不只為陳家在不同時期，帶來實質的經濟收入，陳家對於其背後特殊知識體系的掌握，加上職業本身的特殊性和多代持續的專業化，漢學和堪輿學不再只是文本上的知識，也是陳家和地域社會網絡互動的重要媒介，並因此建立家族特殊的名聲。更重要的是，這些特殊的文字知識體系，是具有更廣泛的生存認知與教導意涵之「知識」質素，陳家多代的鑽研和傳承，可能也影響家族成員特定的思維和人觀。在訪談的資料中，已展現部分頭份陳家「守本業」的內向性格，這是相對於新埔陳家子孫，展現「創事業」的外展性格。這些特殊性格趨向的產生，除了透過執業過程傳承，更可能透過不同形式和場所的教育，進而產生特殊的人觀。另外，在頭份陳家的研究例子中，當家族的發展歷史被自身不斷再認識與再展現的同時，家族「史」可能是一種再建構的文類，是否也影響著家族後續的思維和認知，甚至教育方式和特殊人觀，也可能跟家族如何建構自我的家族「史」有關。

在探討一個漢人家族內部成員之所以認同其自身為一家族時，可初步分為兩部分，其一，能夠追溯一個共同的祖先源頭，這部分大致可歸納成一個實際上的血緣關係，並透過一些儀式、組織來表達，及對於祖先的「想像」層面，可能包括祖譜的書寫、一種追溯式的記憶，透過在不同場合不斷地敘說，創造一個家族

的「故事」並且代代相傳；第二，透過在實際日常生活的實踐，再次確立自己身為家族的一份子。而這兩部分事實上是可能彼此交織著，共同形構一個家族的內涵。因此，一個家族成員如何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維持作為一個家族的邊界，或者他們並未試圖維持這個邊界，甚至對於這個邊界毫不在意，那麼若是如此，背後又是隱含何種意義？

藉由第一年研究的回顧，延續出今年度的執行重點，仍是以比較研究的視域為基礎的研究視域。我們將進一步結合文獻(史料及文字資料)、物(如家族的收藏物或家族照片)，與民族誌口述訪談(生命史與家族史)三個面向，進行材料的蒐集與研究。而在今年的民族誌口述訪談中，特別聚焦在兩個家族的年長女性口述歷史的研究。透過生命史的訪談資料，探索她們對家族的述說、記憶與詮釋。女性如何透過家戶內日常生活的敘說與實踐，展現其身為陳家家族成員，及對於陳家的「想像」？在這分析的過程中，不能忽略實際生活及其所身處的社會情境，意即在看待這些女性所做的描述時，必須謹慎面對哪部分是兩個陳家所獨有的，而哪些是當時普遍的現象，並以此來理解這兩個家族特殊的人觀。

貳、研究目的

通過北台灣二個說客語的地方菁英家族的研究，此三年期研究計劃擬探討知識、教育、人觀的內容（包括在地與想像），以及它們對於一個家族在地方社會裡建立、發展及維繫的過程。經由公/私兩類文書與口述史料的分析，第一年研究以比較的觀點，描述兩個說客語的家族之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生活，與其中所蘊含的知識體系。並討論經濟與知識兩者間相互的辯證與依存關係，及其對於家族發展的影響。第二年，仍持續以此兩個說客語的家族為主要研究比較對象。並以比較歷史民族誌的研究，描述與討論此兩個客家家族在家庭、家族與地方三層的教育理想與實際內涵(如在地、家戶內的教育，與書院、書房等儒家教育的比較)，以及此二者所建構之「知識」體系與「人觀」的比較。家族裡的個人與社群生活

的動力與創造，以及口語和文字之間的交互關聯，是本研究由人類學的學科基礎研究家族史的特點。

參、文獻探討

延續計劃第一年對客家菁英家族與其地方社會的經濟與知識體系的描述與探討，第二年規劃的研究重點為這多元的、地方的知識內涵、分類與行動，如何關聯著客家菁英家族對於「人」的理想、觀念與實際，以及教育與人觀在這兩個家族的內容及意義。Marcel Mauss, Michelle Rosaldo 以來的人類學對「人觀」的研究，主要面對不同族群，如何以其特定的文化方式表達個體、自我、社會人的內容。但人觀的形成過程，及其如何與社會、文化的基礎或條件，以及其發展或變遷有所關聯，是同樣重要，但目前在人類學的探討仍較少的議題（黃應貴 1993）。E. V. Daniel (1984) 對印度南部 Tamil 人的朝聖研究，提供了一個相對動態的人觀如何被 Tamil 人瞭解的過程。強調在朝聖儀式的旅行中，如何反應了他們的人觀及其繁衍的問題。Tamil 人在朝聖的過程中，與朝聖路上土地之物質的交換中，逐漸經驗到他們複雜的人觀。也唯有經由朝聖的過程，在到達朝聖地之後，atman 才能解脫所有的束縛，得以與宇宙靈魂合而為一而達到人的最終境界。換言之，朝聖不僅讓 Tamil 人經驗、瞭解他們的人觀，更藉此得以完成人觀。我們在這個研究，將以家族(史)的歷史及民族誌材料，描述與探討客家菁英家族的家庭生活及教育，如何表達對於個體、自我、社會人的內容。以及，人觀是否有其特定形成的過程。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延續第一年的基礎，本研究計劃第二年的執行重點，仍是以比較研究的視域，結合文獻(史料及文字資料)、物(如家族的收藏物或家族照片)，與民族誌口述訪談(生命史與家族史)三個面向，進行材料的蒐集與研究。我們將會在過去已有對新埔陳朝綱，頭份陳春龍家族的研究基礎下，進一步在文獻及民族誌訪談的

材料，開展對於此兩家族新的瞭解基礎。再者延續上一年度以家族年長男性為主要的訪問對象，在第二年主要針對兩個家族的年長女性進行口述歷史的研究。生命史的訪談資料的將用來探索她們對家族的述說、記憶與詮釋，並以此來理解這兩個家族教育觀點下的「人觀」，以及口語與文字如何承載家族的繫連價值與意念體系。最後本計劃連續兩年以家族史的探索而涉及的客語社群年長男女兩性的生命史材料，也將有可能探討兩性在家族史記憶與敘述，及其在公私領域裡的發聲及表述，是否有其不同的內涵與風格。

第二年同樣著重經由史料與口述材料的蒐集、整理、分析，探討不同範疇與內涵的「教育」，發生在以這兩個客家家族為軸心的家庭、家族、村落等多層場域。相對於官方的書院教育制度，我們將通過口語及文字，公領域及私領域，性別的差異三個層面，比較地方與家族觀點下的兩個客家菁英家族的書房、私塾教育、家庭教育的異同及特性。作為比較對象的新埔陳朝綱家族及頭份陳春龍家族，後者相對於前者有私塾書院的建立，以及有較多子孫投入教育界。這一差異性如何關聯著兩個家族對於「教」「人」的觀念、論述、行動、變遷，以及與家族、地方社會乃至國家的關聯，都值得關切。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連續兩年執行研究計畫，民族誌口述訪談資料始終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之一，在面對這個充滿變動性的口述過程中，我們在意的是：後代如何說自己家族的「故事」。這個「故事」可能是交雜著受訪者的親身經驗與不同時期聽來的「史實」，從第一年以家族年長男性為主的訪問，到今年以年長女性為主的訪談策略，我們在意的並不是想一再驗證受訪者說的事情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確，而是他們為什麼選擇說這些，以及如何述說的過程。這固然跟我們在受訪時的問題導引與現場狀況有密切關係，但我們認為問題的回答背後，蘊藏的是受訪者自身對問題的「想像」，而這個「想像」的歷程與結果就是「故事」的本身，從同一家族不同

受訪者說出「故事」的對比中，我們試圖發現特定家族在發展過程中，突出的家族特色與各種傳承方式。以下我們將先從兩次的訪談脈絡與內容，來看出不同家族後代口中的祖先形象，並順著這些內容作為切入點，來帶出本年度分析的重點，包含祖先的形象、家族的「想像」，以及「教」「人」的理想與實踐等議題。

一、祖先的形象

後代子孫對於祖先的形象描述是不是有一種「標準」的說法呢？「標準」說法的建構是否關係到述說者的身份與「想像」過程？因為「想像」不是一種憑空，而是交雜各種親身經驗、轉述、集體記憶、家族共同活動等不同程度的參與。首先我們從頭份陳家的陳運棟夫婦的訪談內容開始，這個例子的特殊性在於陳運棟先生(1933—)本身身份的多樣性：地方文史研究者、頭份陳家族譜主要撰寫者、校長、國大代表等，也是過往研究者採訪頭份陳家歷史發展的最主要訪問者。當我們說明本研究以比較觀點來看兩個家族的發展時，陳運棟首先提及的是另一個陳家的歷史：

所以我們知道他文章裡的東西，有一點點樟腦，他(指陳朝綱)的區域和新竹有點河界嘛，就是南庄和新竹，和新竹的五峰阿三義，是山的過去就新竹縣阿，所以他和，因為樟腦在南庄比較多，新竹比較少，所以他的事業我們說他和苗栗黃南球他們阿，是有，當然因為這個山地產業的開發，必然是跟官府有關係，國家力量有關係，一定阿，那我就不曉得他跟國家力量怎麼搭上線？……這恐怕是他們子孫還不明白的。」(摘自陳運棟訪談內容)

對陳運棟而言，新埔陳朝綱家族是「武」的，而自身的家族則是「文」的，這種對比在於他認為新埔陳家的後代，只有陳定國先生(漫畫家)的事業發展是跟文化教育有關。姑且不論這個評斷是否正確，但這段談話顯示出三個意義，首先，一個文史研究者回應我們的研究問題，也直覺地用研究與評論的口吻，說明他從文獻中閱讀到關於陳朝綱的部分歷史；再來，陳朝綱家族過往的發展，對外來研究者來說，最鮮明的形象可能是其與國家力量的關聯與發展；最後，這過程中許

多複雜的歷史內容，可能是自己家族的子孫都不清楚的。而陳運棟作為一個陳春家族的後代，且是家族歷史的書寫者，他又說了什麼樣的歷史內容呢？

書院裡頭阿，初一十五要拜孔子嘛，客家人拜孔子嘛，河洛人拜魁斗嘛，很奇怪喔，客家人的書院通通拜孔子，孔子那就初一十五學生嘛，要擺糖果要拜，然後輪流，大概三個人輪流作，就總指揮嘛，然後站那些輪流作，一個月兩次喔，初一十五，那糖果就沒有帶回去喔，就留給老師喔，所以我小的時候糖果吃不完。真的阿，都有這個東西嘛，他初一十五就來嘛，最多是我們向陽書院兩百多個學生耶，那迷你小學都幾十個阿，一班也有八、九十個，是這樣，還有晚上阿，晚上就是說那時候要上日本的公學校阿！日本的小學阿，他白天去，下課就來，那個班也有，所以這些制度阿，一般講這個書院制度阿，都是皮毛，那就是我們後來這個走上這個一般人說我們是文化家族嘛，所謂文化家族就我曾祖父就有教育事業就出來，所以後來我祖父結婚以後才唸小學，頭份國小第六屆畢業生，二十歲喔，二十六、七歲才，他唸六年嘛，他結婚以後才這樣，他二十六歲結婚嘛，畢業以後他留在頭份國小，教一年，那我曾祖父不要他，要他回來自己的向陽書院，他在日本的學校待過，一直到昭和年間才復學，當然這些現在都很少人討論到，因為資料很少，那這個所以我們家就是你要說他這個起源阿，資金的累積阿，當然也是暴發戶，我們蔗糖、稻米、雜糧，靠這個累積資本來讓家族發展，那到國民政府時代，還有一個很大的轉變，三七五減租，像我們以薪水為主的，後來都走到教書阿，我們沒有種田，所以我們分到的田都是人家種的，三七五減租的時候，他兄弟還有一個叔父阿，喔這個田分多少，兩三甲，我們這裡沒有田阿，所以我們這幾房，原來我們這一房是比較好，但後來呢，其他種田的比較好，因為無緣無故得到了幾甲田嘛，現在都給你都市計畫，所以他有錢嘛，所以這整個我們講家族的發展，跟整個社會經濟的脈動息息相關，所以沒想到，我們也沒有濫伐濫開，那日本時代沒有，誰曉得他會徵收。四大公司 70%十年的債券，那所以像我們上甲地阿，拿來我們吃飯的米都不夠，什麼食物債券阿，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這個以前當然家族成員，但是整個大社會的變遷有變化，像我們家喔，如果不是太平天國之亂後，白米內銷，內又番薯價買都買不到阿，那我們有十甲的番薯，當然強調的是信用，這個是一個機會嘛，然後接著清末的台灣三寶，茶、樟腦、糖，這三樣，茶沒有、樟腦沒有，糖發展起來，這當然就作這個地理師的行業，至於陳朝綱發展就我了解，據我了解，他不是務農出身，至於他怎麼出身，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陳朝綱是靠清末三寶，茶、樟腦、糖，這三樣他應該都有，再去看看。（摘自陳運棟訪談內容）

以上是我們問及「向陽書院」的發展時，他一口氣述說的內容，說明因為書院與教育事業如何使頭份陳家成為一個「文化家族」的緣由，也強調整個家族的

發展其實跟整個社會的政經發展是密切相關的，最後也再次提到陳朝綱家族崛起的方式。從這些內容的細節中，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家族的形象對外人與子孫來說會不會是有差異的呢？如同他提到「一般人」認為他們是文化家族；另外，他用有吃不完糖果的親身經驗，來說明當時「向陽書院」學生人數的眾多，這種描述其實是迥異於他在族譜內的書寫風格。家族歷史事實的記憶與傳承方式，除了影響後來接收者的解讀外，在這不斷「擷取」說明與傳播的過程中，說話者的身份與述說方式，可能也產生了不同的家族或祖先的形象。我們再次摘錄一段訪談過程中的對話，來說明「正確」的歷史內容與發言權之間的辨證關係。以頭份陳家來說，陳運棟因為長期研究的自身家族發展的緣故，形成家族歷史對外發言與表述的代言人，我們在訪問過程中最常遇到的是受訪者都會提到類似「家族的歷史要問陳運棟，他比較知道…」的回答，這個現象也可以從我們試圖想訪問黃春枝(陳運棟妻)與其原生家庭問題時的第一次回應看出。

潘怡潔：我們主要是想看說兩個家族，這是陳家嘛，那另一個家族，兩個家族是怎麼認識的？那會不會把您原本，在娘家的一些教育，一些觀念帶入陳家裡面。

黃春枝：這樣阿！

潘怡潔：如果妳覺得太隱私的部分，就不用講沒關係，我們主要是大致……。

黃春枝：你講你講。

陳運棟：人家是問妳。

黃春枝：這個事情你也可以代答。

陳運棟：不不不，你跟她談，我不在場比較好。

潘怡潔：不會不會，一起在比較好。

黃春枝：這才奇怪勒，好不好，你是男主人你當然要在場阿！

陳運棟：我想無所謂，你要怎麼講都可以。

黃春枝：不是阿，是說你在比較好阿，那麼多的事情阿，對不對，不要脫離事實才是我們真正的嘛、純真的嘛，脫離事實有什麼用，我們可以捏造也可以阿，幹嘛要捏造，沒有必要嘛，好阿，那個東西他也了解，當然我也了解，再喝一口水。

從陳運棟夫婦的訪談中，可指出幾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包含一個家族發展的歷史內容，誰說得才「正確」？或者不同世代、身份與性別的家族成員，都擁有某種特殊的「想像」？一套祖先形象的「標準」說法又是如何建構的呢？以下將舉另一段新埔陳家之余秀妹(1930-)訪談內容，來進一步說明不同性別與世代的

家族成員述說著不同層次的「故事」。這個訪談的情境脈絡本來是以余秀妹一個人為主，而她的長子陳英耀(1952-)也在訪談過程中加入我們談話的脈絡。陳英耀原先並不知我們會來拜訪，但在我們簡單說明來意時，便開始連續地講述了一大段陳朝綱家族的故事：

好，那現在陳家祠喔，我先跟你簡介一下。大致講一下。那個我們是從清朝時到台灣，台灣下腳的地方就是一個陳朝綱，落腳地方最先是在桃園南崁。南崁在明清早期多是閩南人，所以說客人家和閩南人很難融合，所以說才會搬到新埔來。當然陳朝綱他主要是清朝是買官，當官。然後做了桃園到林口那條鐵路，所以說落居於南崁，等到鐵路做好以後，就搬到新埔來。就是說閩南人跟客家人會產生一個不融合的現象，所以說就下來新埔的時候，剛好碰到林爽文的事件，他是一個，跟他就組織一個義軍啊，義軍就跟苗栗的啊，就去平…平這個…什這個林爽文…之，之亂啊。然後他到最後，清朝也是給他一個很大的權力啊。譬如說他那個時候有通商，他有撫番那時候新埔很多，剛好是客家人跟平埔族，平埔族是一個，我們現在講的原住民。所以說平埔族一直趕到關西。所以說為什麼會有關西？關西日本話講 Kan-Sai，就是鹹菜，就從這個地方把山地人一直趕到那邊去，他們就沒有出來了。所以就新埔這個鎮上，他等於就是可以當官，所有事情都要他來判。那我這個老祖宗陳朝綱他也是很公正的，他不會偏袒任何一邊。假如說他要判事情的時候，你們兩照對簿公堂對不對，這個事情就把他處理掉。然後他撫番有功，這個清朝就發一張執照，就是說他可以在台灣賣樟腦，賣茶葉，輸到東南亞去，或者說是輸到大陸去。從這邊直接從淡水出去。以前都是用挑夫嘛，沿著山上走，到大溪以後，大溪有船運，船運到淡水去，然後去出口，當然也是一直轉手。那到最後的話，他就變成，他對鄉鎮有功，所以說你在新竹縣的縣史上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包括那個文化局啦，新埔鎮公所。第一個他撫番有功，他經商也成功，所以說土地到處都有，有錢了以後就會到處買土地喔。幾乎當時他最旺的時候，我們以稻來算的話，四萬的話，等於一百斤，等於一年收入有四十萬公斤的稻。所以說實在我們家吃絕對不成問題，有多的話就可以一直買地，然後就建立這個家族。建立這個家族，無形中把這個，在新埔上就建立一個勢力範圍。現在新埔有潘家、蔡家，陳家。我們陳家啊，然後曾家還算喔，有一個劉家。林家就在枋寮那邊。那這種情形新埔街上勢力最大的就是我們陳家，家族最大就我們陳家。因為我現在是陳家…我不是管理員，我是監察人。

陳英耀從家族遷移的簡史，談到陳朝綱崛起的關鍵事件：修築鐵路、捐納取功名、協助平亂與撫番、出口貿易等，這是我們在其他描述陳朝綱家族發展的

文章中也會看見的敘述，而接著形容祖先「很公正的」、「對鄉鎮有功」、「家族最大就我們陳家」，這些帶著家族榮耀心情的描述，是迥異於一般書寫風格，這混合著一般「標準」歷史內容的說法與自我抒情的描述，我們認為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祭祀公會的監察人身份，這個據他描述有一億兩千多萬元資產的祭祀公會，不只是負責家族祭祀的事務，近年來也完成族譜的編撰，他雖然沒參與內容撰寫，但身為組織的一員，或多或少也清楚族譜的內容，加上他十九歲前住在老家的經驗，聽到阿公及其他長輩對祖先故事的轉述，讓他能對陳朝綱個人歷史娓娓道來。在這對母子的交叉訪談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清楚的觀察到女性和男性說話方式與注重層面的差異，當陳英耀在講述家中過往的發展時，余秀妹很明顯變得安靜。余秀妹雖說並不了解或忘記陳朝綱的故事，卻很清楚家族內女人日常勞動的經驗，以及因為家事勞動與其他祖先的互動的記憶。簡言之，她可能聽過公婆講過陳朝綱的故事，但她更記得的是日常家戶內與公婆的實質互動，這可顯示在她對公婆的形象描述：「他會來顧小孩」、「幫忙折衣服」與「老阿嬤很疼我」等字眼上。

呂政冠：那阿嬤有聽說過陳朝綱的故事嗎？

余秀妹：沒有。

陳英耀：我媽媽的話應該很少。假如說你要他的資料的話，我可以借一本書(族譜)給你先看一下，不過你要還我。

呂政冠：那阿嬤妳那個陳朝綱的故事，妳有聽過公公婆婆講嗎？

余秀妹：講是講，就忘記了。

陳英耀：我媽媽了解不多。

余秀妹：沒有去記啦。

潘怡潔：那這些事情都是你爸爸跟你講的嗎？

陳英耀：我跟我爸爸的時間很短，我是一直住在老家，住到十九歲後才出來。

余秀妹：他那時都跟他阿公阿嬤。

陳英耀：我到新竹中學才搬出來住。

余秀妹：啊讀初中才出來，啊他比較知道。

呂政冠：所以陳朝綱故事是阿公阿嬤說給你聽的嗎？

陳英耀：我是比較知道，畢竟那個時候，我在家裡嘛，都不管夏天大家都會在外面聊天，講些有的沒的。

余秀妹：他阿公會講。我比較不知道啦！講說我厝內顧困仔就顧不來了。像他讀初中，每個中午，就要煮飯，包飯包。六個耶，六個飯包耶。

呂政冠：那很累耶！

余秀妹：累是不會，那時候孩子去唸書，我在家裡閒閒的，時間到了，我就出門。菜也去買買，挑一挑，煮飯這樣。我那時有電鍋煮，就比較快，不像以前怕燒焦，比較不用顧。……煮飯時，那老阿嬤就會幫忙看。像是坐在椅條仔啊，老阿祖啊，他會坐著看，跟他玩。綁腳喔，走路一下一下的，他會來顧小孩。啊中午吃飽時，小孩子愛睏，我去讓小孩子睡覺，他會出來幫忙收衣服。大人小孩的，他都折得好好的，都會幫忙折衣服。……人家說很疼就對了，那老阿嬤很疼我。

我們呈現出頭份陳家的陳運棟夫婦，以及新埔陳家余秀妹母子的大量訪談內容，除了想再次印證我們在第一年研究中，就已清楚的家族重要祖先形象與事績外，更重要的是藉由不同身份與性別的口述資料，來導引出下一個重要的思考議題：**不同身份與性別對同一家族的「想像」是什麼**？在過往的以男性繼承為主的家族史研究中，女性的討論常常是缺少，也往往忽略不同世代如何傳承與記憶祖先的故事。我們認為不同的家族成員，因為不同的家族參與和「想像」歷程形塑，對於祖先是不同的記憶，而對家族的「想像」也可能是歧異的。

二、家族的想像

一個家族的形成立除了有血緣以及姻親關係所帶來的連結外，家族成員內部是否有著一個共同維繫彼此的方式，使得家族邊界能夠維持，並展現其自身特殊的價值與人觀？所謂的「想像」，其實交雜著親身經驗與相關轉述的多層次辨正，並不是憑空地亂想。而家族結群的共同性或說邊界維繫，可能是透過集體記憶、參與家族共同活動等而生，但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共同性是否還繼續維持的呢？以下將繼續透過五個討論點，來說明家族成員對於家族共同體想像的異同與變遷。

(一)、公眾與私人

家族形象對家族內與外來說，產生意義可能是不同的，這並不意味著兩者哪

方是錯誤，而是對家族事務參與的層面不同，這個差異可在陳家媳婦這種角色上來說明，女性嫁入陳家前的印象，以及實際生活參與後的感受。前者是一種公眾談論的印象，而後者則是經由實際生活所帶出家族的想像。以余秀妹的例子說，她對於陳家的故事描述是由她日常勞動與照顧小孩的經驗所組成，當我們詢問她關於她所知道的陳朝綱時，她回答不知道或忘記的背後，除了兒子在場的緣故，且他比較知道就由他來說的可能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想說的多是實際的體驗記憶，這可從「我還沒來我不知道」與「人家說」的描述中來看出，她還沒嫁進陳家前，的確聽過陳家很有錢土地很多，但她沒有在她「不知道」的概念上多加著墨想，她想描述的大多是她「知道」的家戶內勞動經驗。

不知道耶。那時我還沒來我不知道。那麼早時代我不知道。有陳朝綱那時，不知道我出世了沒。就人家說這個陳家祠很富有這樣子。講很富有，土地很多。(摘自余秀妹訪談內容)

頭份陳家的黃春枝在嫁進陳家前，也知道陳運棟的父親是校長，且整個家族是個讀書世家，他們的相識與結婚如同當時多數人一樣，是透過媒約並強調「門當戶對」，黃春枝提到：「(公公是)頭份國小校長，對不對，那我娘家爸爸是一個水利會的會長，那我說這兩個都有長字阿，就長在一起。」讀書世家的印象不只是她進入陳家前的家族印象，這個例子的特殊性在於她婚前的家族印象，在婚後也持續實踐印證，這在後面關於教育的段落中我們會更深入的探討。她在口述中提到「就長在一起」的字眼，除了表達兩人因此結婚外，更重要的是兩人或兩個家族對讀書與教育理念上的認同與實踐，如同陳運棟提到他岳父贊成這門婚事的理由是「家世阿很好」，這所謂的很好其實連結的讀書世家。

她的老師，小學老師介紹的，所以媒妁之言阿，當然這之間阿，會促成這段婚姻是她的生父，我的老丈人，他也有家訓阿，「娶婿選賢不選錢」，這樣家訓……所以他就介紹，介紹以後阿，我老丈人第一個贊成，贊成就是說，他說是我們家世阿很好，讀書世家就這樣，其他什麼都不如嘛，那個介紹以後，就會面。(摘自陳運棟訪談內容)

從媳婦的角色我們看到婚前與婚後，對於家族的印象與描述可能是不同，這種差異我們認為是跟個人的經歷與經驗的有關，造就不同的想像歷程。例如我們在前面的內容中，聽到陳英耀描述的家族是帶有榮耀感的，但同樣有參與祭祀公會的詹明玉(1937-)，卻有不同的家族描述：「(帶點尷尬和苦笑)唉~這個老故事我也不願意提，我們也一講起家裡的事情都是恩恩怨怨一大堆，所以我們也都不

提了，提了也沒有意思啦，都是過去的事情。」因為知道太多家族內部成員的磨擦與不愉快，使得她認為過往的榮耀只是一種「老故事」，不值得一提。當家族成員理解更多家族發展的實情，這些或許是文獻上沒記載的傳聞或者聽其他長輩轉述的資料，又如何影響後代子孫對自身家族的想像呢？陳榮波(1940-)因知道陳朝綱後代多人吸鴉片而說出：「你講陳朝綱那麼好，我們子孫很慚愧我常說。」從詹明玉與陳榮波的敘述中，可看出家族印象之於公眾與私人面的另一個問題：身為陳家人在述說時要如何維護家族的公眾印象？我們一般常說「家醜不能外揚」，詹明玉口中的「恩恩怨怨」，可能包含著許多還在世的親戚之摩擦，她選擇保留不說；而陳榮波的表述又是另一種情況，口中吸鴉片的人都已不在世，選擇說出並不會傷了家族成員間的和氣，但這些行為在現在社會中仍不具正面意義，因此他在說明完陳朝綱後代多人吸鴉片的情形後說出「我講是講故事而已啦」，這裡的結尾語氣似乎暗示著，這些內容雖然是事實，但只是他只是在講「故事」，這些事似乎不是一般族譜或正史書寫該包含的內容。

你講陳朝綱那麼好，我們子孫很慚愧我常說。……他管教都他管啊，這兒子行為啊，吃鴉片啊，他跟本都沒有吃鴉片。……他本人沒有吃啊，他本人那麼有錢怎麼不能吃，吃了給你打死喔。死後啦，就兒子就有吃了。像我祖父，曾祖父就有吃了……我講是講故事而以啦。（摘自陳榮波訪談內容）

（二）、家族與家庭

一個家族的想像，對家族內與外的人來說都可能都不一樣，這關係到實際參與生活與形塑想像的歷程，這種想像的歧異也出現在家族成員內部。當一個大家族開枝散葉分家後，家族與個人家庭之間的關係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另外，過往大家族的群居經驗，與分家之後以祖先為中心的祭祀或族譜編撰活動，是不是成為聯繫一個逐漸開枝散葉的家族重要的媒介？而個別家庭發展又是如何傳承與變遷原有家族的思維？

家族成員群居經驗與分家的必然，從居住空間到互動模式的變動，使得家庭與家族間的向心，和同住一個屋簷下的情況是不同的，往往必須面臨分家產與情感聯繫的問題，頭份陳家的陳真英(1939-)，以一個嫁出去的家族女兒身分描述以往群居經驗，促使家族成員感情緊密的情況。

以前住在三合院，吃飯後大家就會在那裡閒聊，以前的生活很好，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很緊密，不像現在會勾心鬥角。伯父(陳德秀)比較會講話，父親比較安靜，

晚上回來的時候，父親和伯父會坐在三合院的椅子上，一個坐右邊，一個坐左邊，父親、伯父與另外三個姊妹的感情很好，記得哥哥(陳德秀)死的那一天，大家圍坐一起吃晚餐，父親吃完晚餐時放聲大哭，大家都嚇了一大跳。姑姑在新德記，以前人的感情都很好，不會像現在是非那麼多，那時因為父親這邊的人比較小，因此後來分的財產也比較少，但父母不會說人家閒言閒語，分財產也不會計較。(摘自陳真英訪談內容)

從家族分家成為多個家庭後，「家」的認同重心漸漸從家族的概念轉化為家庭的實質，在這個漸漸「獨立」的過程中，家庭漸漸成為各自成員生活的重心，以祖先為中心開展出來的組織與事務，變成具有可參加與否的選擇性，暫時不論因血緣或婚姻上不可分割的家族關係，家族成員是否認同自己的祖先的成員，在實質參與家族相關組織或事務上，不同家庭成員參與的程度是不同的。以新埔陳家媳婦的詹明玉來說，她在口述中提到的「家」是指向家庭，她所屬家庭的支系人數不多，加上對祖先認同的觀念「很淡薄」，我們不清楚是因為參與祭祀公會之後，太多的紛擾才使得他們不熱衷家族的事務，或者其他更私人的因素，但我們可發現她強調自己家庭「獨立」的重要性。但家族與家庭間的關連，對家族以外的人來說，連結關係往往是不容易切割的。就新埔陳家的陳庭輝而言，他同樣也不熱衷家族事務，在訪談中喜歡談論自己與父親、兒子的互動關係，也未將得自父親的教育觀往上延伸自先祖，但他以過往參與新埔鎮長的過程經驗，因地方耆老對於陳朝綱在地方公益事業的貢獻仍緬懷於心，允諾將票投給他，來說明家族對於地方與後代子孫的影響力。

我們，我們怎麼講，我們家人丁也很單薄，我們對老祖宗什麼的觀念也很淡薄。所以我們就我要去處理我就去處理，我不去處理的話，我兒子也不管。不喜歡處理這個事情，我們認為要自己賺，老祖宗的我們都不要。不，不喜歡參與啦。去到那裡參與就要打架，要吵架。我們自己賺比較快。(摘自詹明玉訪談內容)

這件事(指陳朝綱辦義渡)地方人還常常想念，尤其是我講北埔那個事件，有一個老太婆碰到我：「你是不是跟陳某人有關係沒有？」我說：「我是，叔曾祖父。」「好！我的票一定要給你。」(摘自陳庭輝訪談內容)

家族中的各個家庭發展與特質都不一樣，有些專注在家庭的經營，並不熱衷家族事務的參與，但這不意謂著他們不認同，或者連情感上的牽連是可以切割的。同樣的，對許多家庭來說，參與家族事務是連結家族與家庭的重要媒介。以新埔陳家來說，陳華山在訪談中提到他主動參與家族會議，並要求子女參與祭祀、掃墓等家族性活動；陳華霖積極參與祖譜編輯，因為他認為族譜可作為傳家之用；陳展東積極管理祭祀公業，也善用經營的手腕，如提高家族活動的車馬費，讓家族活動更熱絡，並捐出陳家祠堂來記念祖先，及尋求古蹟修復與回大陸原鄉（梅州）溯源的資金，他期望透過活動或其他事物（如族譜和家祠）的彰顯，來突顯陳朝綱家族在地方的特殊性和家族的榮耀感。

我要把我陳家的，以前有一個四品官朝綱的事蹟，一直要靠這一棟的建築物，把它源遠流長。以後你們後代，甚至你們學生，哪一個人看到那一棟：『啊！這就是陳朝綱蓋的』我就值得了。（摘自陳展東訪談內容）

然而，家族事務參與有時跟家庭或個人意願是無關的，而是跟家族以男性繼承的觀念有關聯，這種性別的差異可表現在祭祀公會的參與。頭份陳家與新埔陳家的家族相關管理委員會，原本都是限制女性參與的，但隨著時空的變換，也出現了些許的特例。像是陳廷輝因不願意出席祭祀公會的例行會議，而由其妻子詹明玉以身為陳家媳婦的身份爭取來代表參加。另外，在族譜的內容編撰上，也可看出性別的區分，例如頭份陳家最早將女性列入祖譜，只有姓而沒有名，但黃春枝認為這種作法是不對的，因此便開始一連串的「革命」。

黃春枝：「我認為不能這樣子，女孩子上祖牌阿，只有姓，就把我的名字寫上去阿。」

陳運棟：「所以這次我們重新寫過這個祖牌阿，還是放孺人，那要繼續努力阿，但這個問題現在解決了，解決的意思阿，我們的法令改了，就是現在祭祀工業法的條例公布了，現在世系法你要叫政府公布嘛，就是派下縣員要開大會要照那個表，女性也要列，女性不要列，要像財產祭祀一樣，部分繼承嘛，要寫放棄書。……這要改革啦，我們是下一步的改，如果還在的話喔，下一步不在我也要交代。」

黃春枝：「我們要跟孩子灌輸下去。」（摘自陳運棟與黃春枝訪談稿）

家族與家庭的關聯不必然是緊密的，而性別與其兩者的關係，往往是男性能參與較多也較關心家族的事務，而女性必須面對更多的是家戶內的家事，這種普遍存在農業社會的現象，從本年度訪問女性對於家族想像的敘述中即可清楚看出，以下將繼續從性別的角度，來進一步說明性別差異與家族想像之間的關聯。

（三）、男性與女性

第二年度的田野工作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針對於家族中的女性角色，這裡面包含嫁出的女兒與嫁進的媳婦。在設計訪談問卷時，便已經假設性別的差異：女性可能比較沒辦法去談抽象的問題，而必須用更接近生活經驗的問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今年度訪問對象以女性為主，這使得我們的訪問和第一年出現最大的差異，那就是幾乎沒有一對一的訪問過女性，大部分都是由男性角色陪同，如丈夫、兒子等等，並且主要的言說者，尤其是談論到關於家族、家族活動等，男性為主的言說仍然較為活躍，相對而言還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在談論到關於婚姻、生活經驗、家庭內部的結構變化、或是一些曾經影響家庭的重大事故等等的「具體」經驗時，比較容易聽到女性的說話空間。不管是嫁進或嫁出家族的女性，當我們問到她們的家族想像時，都不會直接連接到家族中重要的祖先，而是一種類似「眼見為憑」的方式，來描述一起共同生活過的公婆、父母親及其他長輩，以下的訪談內容例子，不管是頭份陳家或新埔陳家的女性，都共同呈現此種現象。

以前和祖母住在一起，祖母的人很好，後來眼睛附近長了不知道什麼東西，以前比較沒有什麼衛生觀念，就不大在意，母親每天用茶葉泡水來幫祖母夾蟲。祖母和姑姑長得很像。（摘自陳真英訪談稿）

那個有沒有，以前的老人家阿，小孩子出生了，他會叫你喔，要怎樣弄，要怎樣弄，那其實喔，他什麼菜他不會叫你阿怎樣做，田裡的工作我們農家人，也要有經驗阿，那其實喔，做什麼喔，有沒有，像有客人來阿，他會叫你，老人家很愛

說就對了，老人家。(摘自陳玉琳妻子訪談稿)

那時候老阿嬤八十多歲。我先生的阿嬤還在。……他還會幫我背小孩呢，那時我去工作啊。他八十幾歲，我現在也八十幾歲了，她八十四、三的那時。我現在記憶不好了。我回來時，我洗衣服，煮飯，她還會幫我背小孩子。會幫我顧小孩子。(摘自余秀妹訪談稿)

男性與女性對於家族描述的差異，最大的特點是男性從字面資料上的家族故事去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女性則從生活經驗來敘述她與家族的關係。這種透過實際體驗談論家族的方式，其實是與女性在家庭內的分工與家族內的地位有關，角色的問題使得女性有不同於男性的家族想像形塑。我們以余秀妹與陳英耀母子的訪談內容來說，在祖先的形象的段落討論內，我們已指出陳英耀在知道我們訪問的目的時，即刻地說出一長串關於陳朝綱的事蹟，而這些內容可能有來自他兒時聽來的記憶，但可發現大部分是和一般談論陳朝綱的文字紀錄相近的，這種描述和他參與祭祀公會與族譜編撰有很大的關聯。而當我們問及余秀妹她認為什麼東西或建築可以代表陳家時，她很直覺地點明女人是不管這種「大的事情」，而要煩惱的是類似帶小孩的「厝內」事務，也暗示著這是女人最重要的責任，因為感覺人生較「快活」的時刻，即是等待子女長大成婚另組一個家庭後。

我們女人對於這種東西比較不理，孩子帶大，娶媳婦，娶完。我們就比較快活了。就這樣子。那些事就不用我們女人來煩，我們煩厝內，帶囡仔，帶孫，有孫好帶就帶孫子。這樣子而以。那大的事情我們就不煩了。(摘自余秀妹訪談稿)

(四)、口語與文字

男性易於從文字性的概念來想像家族，且相對女性之於家庭事務的熟悉，男性更習於對外人談論自己的家族。家族想像的形塑歷程，除了各種實際經驗的體驗與記憶外，家族故事傳播的方式，可能也影響家族想像重要的因素。在第二年的訪問過程中，不管男性或女性，對於許多無法回答的問題，都會試圖引導我們到書本上的文字去找答案，例如我們同樣問新埔陳家的余秀妹和鄭鳳嬌(1912-)一個問題：「有聽過祖先陳朝綱的故事嗎？」前者回答「沒有」後，她在旁的兒

子陳英耀接著說：「假如說你要他的資料的話，我可以借一本書(族譜)給你先看一下。」而鄭鳳嬌對於這個問題的回應則是：「我那麼老了，代治(事情)，我阿祖啊，代治(事情)我不是很知道。有寫啦！」這裡的「有寫啦！」清楚地說明了文字紀錄史實的力量與重要性，至少對於我們的受訪者來說，他們是相信族譜上的文字紀錄與家族歷史內容之間的關聯，或者成為了解家族歷史的重要根據。

這個祖譜寫在這裡，說來重也的話也很重要。你沒有人不知道，我人有時候打開來看，那一房那一位做什麼事情，也很有好處啊。這個有的竹東也有啊，不是我們這裡啊。以前大陸來台有三個兒子的資料，都有全部在這裡阿。(摘自陳榮波訪談稿)

這種文字的作用力與傳承，在頭份陳家更是明顯，他們因為多代多人從事教育的工作，文字對他們來說不只是工具，更是突顯家族特色重要依據，包括各種紀念冊的編撰、族譜多次的謄寫與修訂等，陳家過去依賴著文字體系(漢學、堪輿等)而有所成就，直到當代，文字能力仍然是陳家重要的一塊，在家族中不斷地流轉。

文字與口語的另一個辨正關係是，透過口語傳播的歷史內容如何成為文字的內容，以及對一般人來說對文字的真實性是否優於口語？族譜的編撰對兩個家族來說都是探索家族歷史的重要過程，除了透過一些舊文件與相關物質證據外，不斷尋訪年長家族成員聽過的事情也是重要的來源。我們在陳榮波的訪談中可發現一個現象，他過往從祖父或曾祖母那邊聽來關於陳朝綱的故事，許多是文獻上沒有記載的事，他在描述之後會補充「我是講給你聽而已」或者「小事情」，我們無法進一步確定他對於這些聽說的「小事情」是否有懷疑其真實性，但相對於藉著族譜或紀念文集上文字描家族成員「大功績」的敘述來說，不會直接說是事實，而會補充說明這是誰說的。

那個時候香港啊，那時香港還是我們還沒有給英國管。不過可能有一點啊。清朝不是很多鴉片戰爭，林則徐不是燒他的東西嗎？這個文獻的東西都沒有記載啦，我是講給你聽而已，我也不知道，我是聽我祖父(講)，一直放在腦海裡才知道的。……我爸爸就很少講。以前我祖父有講給我聽，就是從小我跟我祖父在一起

啊，才時常接近，時常會講出來的事情。……我曾祖母她也有講，每年你都譬如說清寒的人來這裡，都給他東西。那幾十甲的土地割了稻都有啊，窮的人都有啊，救濟他就對了。那個是小事情。……現在就是沒有人，現在弄祠譜，才有人想起，以前跟本就沒有人講這個事情。沒有講。（摘自陳榮波訪談稿）

家族故事的傳承與想像方式，對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員來說是不一樣的。在我們第二年的訪談資料中可發現一個現象，當我們的受訪者大多聚焦在 65 歲以上的家族成員時，因為他們多有經歷從大家族群居到分家的歷程，許多攸關家族祖先的故事，都是透過長輩口傳的方式，這些不同層次聽來的記憶，多少都會影響其家族的想像。在之前的內容也討論到，當家族與家庭的關係不必然緊密時，家庭成了家族故事傳承的重要場域，然而不同家庭對於家族事務熱衷程度不一，父母親也不見得知道或喜歡談論過往的事，後代子孫當缺少實際接觸經驗時，除了透過長輩的轉述，就是透過文字的閱讀與想像，如此一來文字對於家族的想像形塑，會不會變得更重要呢？頭份陳家持續用族譜與紀念文集的方式在書寫自己的家族史，這是他們家族的傳承特色，而新埔陳家又是如何？陳貴姬提到她現在對於祖先故事的理解，很多是透過其父親對外發表的文章，而不是親口轉述，這是不同於父親那一代，能在老人家的言談中聽到轉述。而陳英家也提到他的兒子，透過圖書館中的資料來談論陳朝綱，並與其他家族做一種比較和評論。這些現象都顯現出以文字作為家族故事傳播媒介，對於當代家族想像的形塑日益重要。

提到是很少提到，反到是我們會看到一些文章，他的文章，總是會有書局要他講一些他以前的一些事情，他的以前的事情有時候是離我們比較遠的了，有時候我們是從那邊慢慢有了解的。……然後處在那個家庭有沒有，總是會阿公，阿公這樣一直傳著下來，就是我爸爸的爸爸總是會有一些教條，總是會知道多多少少，就像是家裡的事情這樣，一定都會知道，不是說非要怎麼告訴你。當然最起碼也是會跟你講一些啦，像是從老人家的言談裡，你都會了解。……因為早期的生活就是一個集合的家庭，跟現在是有落差的，那個落差很大的，跟你講不知道懂不懂。年輕人會知懂嗎？（摘自陳貴姬訪談稿）

……就圖書館的資料我兒子會去圖書館找，然後說老爸啊，你看一看吧。我孩子子很會去找。……我兒子怎麼講呢，他說爸爸，我們的祖先陳

朝綱就是太古意，不去搞政治，不去搞政治，你搞政治，像有些人喔，……但是我們的祖先就是沒有辦法，不去搞政治，所以我們發展就沒有他們那麼飛黃騰達。……我孩子就是有這麼厲害，他就會去找這些事情。
(摘自陳英家訪談稿)

三、「教」「人」的理想與實踐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發現家族想像是透過各種實質經驗(祖厝、群居生活、古文物、紀念文集)、行動網絡(祭祀公會、族譜編撰、祭祀活動)與精神意涵(祖訓、祖先故事)等為媒介，在這不斷述說與再現的過程中，不同性別與身份也產生不同的家族想像的歷程。在家族、家庭與家人三者之間的關聯與傳承，我們認為家庭的影響可能是最重要，因為它既可能承繼家族各種有形與無形的資產，更直接影響到生活其中的家人。然而，我們進一步想關心的是：**家族、家庭與家人三者之間共同的「家」是什麼？**除了透過血緣與婚姻產生的關係外，是不是其他的特質，在各式日常生活的人際交流與家戶教育來持續傳承與變遷，進而影響到家人特殊人觀的形成過程。

如果家庭在特殊人觀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家庭中以夫婦為主要的教育方式與實踐則可能是影響的關鍵。要釐清這個問題有其難度，因為特殊人觀的養成不可能是線性的，家族與家庭的力量固然重要，其他如學校、社群與社會參與等各種因素同樣也俱影響力。然而，在這動態形塑人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問的是父母親對於孩子教育的理想與實踐，是不是有受到家族的影響呢？首先，我們來看女性的角色，在今年的女性訪問中普遍呈現一種現象，就如陳玉琳的妻子所說：「以前的人喔，辛苦過來的，作不完的……」作為妻子或媳婦的角色，在整個社會結構與政經環境下，女性必須承擔更多的家務事。因此，當我們詢問她們如何在家戶內教育小孩的問題，類似「很忙，根本沒有管小朋友的事情」和「隨便照顧他就會大」的回應，這種回答除了表示家務的忙碌外，某種程度也是將教育窄化為學校書本上的知識，她可能不會教且是學校老師的責任，但她們還是會在意小孩的言行舉止，做錯事還是會懲罰，這種注重言行重於學識的觀念，

就如陳烽琳所言：「以前的人講一句話就是說，你只要乖乖的就好了，不要去當壞事。」

自己家照顧好一點比較好……可是妳想要教什麼，根本就沒有空阿，跟妳講又要上班，又要菜園又要田裡，我要看阿，……很少，我都跟他講要做乖一點，不要去打人就好了，這樣子就好了……以前人要養雞養豬，要賣阿，很忙，根本沒有管小朋友的事情，很少啦，以前人就是這樣，沒有時間去趕就對了，沒有像現在這樣注重小朋友阿！（摘自何月英訪談稿）

小孩子喔，隨便照顧，隨便照顧他就會大，就沒有像現在要吃什麼要怎樣……教育小孩就隨便他去讀阿，我們以前又沒有讀什麼書阿……學校的老師教這樣阿……隨便他們自己讀阿……做錯事情我們就要打阿，他就知道了，要修理阿，這樣他就會知道了阿！（摘自陳政雄妻子訪談稿）

除了言行舉止的規範，還是有女性對於小孩的教育是標舉特定目標，這些理想目標有些也會和祖先或家族發展有關。陳榮波在回憶母親對她的期待是，拿祖父作為她的榜樣，而詹明玉希望培養他兒子成為醫生。這些不同期待的背後其實跟家庭各自的發展有關，例如詹明玉曾經辛苦做過許多行業，且公公是養子，在家中地位較低，她就極注重下一代教育，擁有較好社會地位和收入的職業。

就小孩子，大家就你要像你祖父就很不錯了這樣。……喔，沒那麼心胸那麼大。陳朝綱那種人新竹縣都找不到喔。他那個名望，說不定像以前那個人家，他名望很大，像王永慶那樣的人了。那時候，土地有六百甲，名望不大？要有錢就林本源最有錢了，他有上萬甲喔，以北的都他的。……啊像曾祖父陳朝綱沒有辦法啦。（摘自陳榮波訪談稿）

有有有！因為我先生是老師，他是師大畢業的，所以我們都不主張他唸什麼師大什麼的。我是希望我的兒子有手藝啊，我是希望他從醫啦，學醫啦。我認為學醫的話，人在的話，到什麼地方都有飯吃，不用求人啊。人家會尋上門來，只要你認真。所以我兩個兒子我都希望他學醫。（摘自詹明玉訪談稿）

相對於新埔陳家，頭份陳家多代多人擔任教師的角色，從陳春龍創立「向陽

書院」開始，即是有意地要培養子孫唸書。尤其是陳德秀這支從事教育的子孫非常多，陳運棟提到這跟家族分家有關聯，因為分到較少的土地，不可能以務農為主，且時代背景所趨，在那個家中有著許多小孩的年代，考上師範學校能享有公費因而減輕家裡負擔，但不可否認地，「向陽書院」仍是影響的一個原因。而這個以「讀書世家」作為特色的家族，家戶中的教育理想和過程又是如何呢？以陳運棟的家庭為例，除了他與妻子都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外，兩人背後的家族力量也是不能忽視的，他提到岳母代為照顧小孩的情形，她本身是退休老師，教育孩子的方式可能就和一班家庭主婦有別，但這還是有形照料的層次，另一個特殊的例子是透過文字來傳達家訓的意涵，並成為教育孩子的重要依據。類似「忍事其怕事，忍事無憂；讓人非畏人，讓人有益」的家訓在陳家以傳承數代，陳運棟除了也讓自己小孩知道外，為了鼓勵小孩自己也會創造屬於自己家庭的家訓送給小孩，例如「富貴不憂喜、…」的五言律詩。此外，陳運棟妻黃春枝不只認同陳家的家訓，她們黃家由祖父所擬的家訓，她同樣也告訴他的孩子，陳運棟甚至將黃家的家訓寫成書法寄到身在美國的兒子媳婦，他說道：「美國那個我媳婦給他，他知道這事情，他提過這個事情，他要，美國那個景康他要，我寫一份給他。」這種透過文字來傳達家族精神意涵的方式，是頭份陳家有別於新埔陳家的，而在頭份陳家中，陳運棟家庭中可能又是一種特例，如黃春枝所言不只兒女認同，夫妻兩邊的家族也相互認同各自家族所象徵的精神意涵。因此，在陳運棟夫婦的例子中，至少在精神教育的方面，我們看到家族、家庭與家人三者之間共同的「家」，可以透過以文字家訓的形式來傳承，且持續影響著後代的家庭與家人。

我是這樣講，我三個孩子阿，我第一個要感謝溫家、娘家後……丈母娘她來帶，三個孩子都她帶，她是細心的教育，她是小學老師退下來嫁給我老丈人阿，所以她對孩子教育很用心，用石頭教你數算，從小就這樣喔，……喔有人說你很成功喔，是沒有錯，我三個孩子都很爭氣……然後現在都頗有成就嘛，當然人家問喔你怎麼教育，我說我怎麼教育，我兒子小的時候我在上班阿，每天忙得要死，要看書要教書要寫書，我哪裡有，她比較忙嘛……不過這樣啦，是走過這路是比較辛苦啦，那小學以後就我管了……這樣子的話我就跟他講，你做完你要到外面玩到怎樣我都不管，……所以這樣喔，這樣子阿，讓他有責任感。（摘自陳運棟訪

談稿)

他(祖父)是要認為這樣勉勵後面的子孫……我兒子會聽……不會啦，我那個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是對這些方面(家訓)非常，我們倆，我是娘家兩邊，他是陳家，都是非常有認同。(摘自黃春枝訪談稿)

大兒子去考，他考這個第一名，要勉勵他，就是意思就是你除了學問以外，你要注意其他事情，所以我們寫了這個五律啦，五言律詩，富貴不憂喜……這是告訴他你除了學問以外，你要注意行為。第二講我們家啦……家訓，忍讓傳家久，這句話談到我們有一個對聯阿，家藏的對聯……忍事其怕事，忍事無憂；讓人非畏人，讓人有益，這是我們的家訓阿！(摘自陳運棟訪談稿)

陸、計畫成果自評

從本計畫已執行兩年的經驗與成果來說，相關的檢討與展望可從我們試圖想作出一個什麼樣的「家族史」的研究來談起。首先，家族史的比較研究，是許多學者切入家族史研究的方法之一，從蔡淵黎(1980)、黃富三(1995)和黃朝進(1995)三者研究對象具有不同層次(地域、竹塹區域、國家)的代表性，分別開展了本研究關於社會經濟、家族性格、地域社會和家族發展之間的關聯。我們除了參考各別的研究取向外，我們在第一年研究過程中注意到的是：家族史研究中的「家族史」是如何被建構和再詮釋的？尤其是當我們比對頭份陳家和新埔陳家，前者的發展的事件在國家層次的官方文書(如淡新檔案)中闕如，而是大多靠著家族後代子孫自身來研究和再出版，這個現象讓我們重新思考，家族史研究中的「史」為何？

如果暫時將家族史約為「家族」+「史」的研究，那第二年的研究成果，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一個家族的組成包含不同世代與性別的成員，要更全面理解家族的發展，就不應只侷限在以男性繼承為主的家族思考。另外，「家族」的想像與定義，其實隱含者時空變遷的歷史意涵，這個「史」的意涵不只包含家族所處地域社會，或更廣大區域、流域與國家的政經環境變遷，更牽涉到一個家族如何被想像與述說的歷程。一個原先從血緣或婚姻關係產生群居生活的家族經驗，到開枝散葉後的大家族，如何透過以圍繞祖先而有的祭祀組織與活動，形成一個家

族成員特有的社群網絡交往?當這些網絡漸漸弱化時,除了原有血緣的繼承外,不同家庭的成員,如何透過各自日常生活與家戶教育的過程,以及不同層次記錄性與再現性的媒介,繼續傳承與深化家族特殊的記憶與特質,形成一個想像的「家族」共同體,並內化成家族成員特殊的人觀?

透過不同世代與性別的口述史訪談資料的蒐集、涉入、整理與解讀,我們帶出的「家族」具有歷史意涵的多重面向。但也因此,我們無法迴避要更確切地結合與解析更多歷史資料的問題,對於歷史資料的蒐集、涉入、整理與解讀,本計畫還需要再加強及下較大的工夫,希望在第三年計畫研究整合時能有所增強與突破,並能夠與研究群其他歷史研究為主的子計畫有更為密切的合作與交流。

柒、結論與建議

延續本計畫上一年度對於家族發展與家族性格的討論,以及知識、教育與人觀之間的初步關聯,本年度著重在探討兩個家族其家族想像的特性與差異。一個家族的「想像」,其實交雜著親身經驗與相關轉述的多層次辨正,家族結群的共同性或說邊界維繫,可能是透過集體記憶、參與家族共同活動等而生。本年度民族誌資料的收集與分析,主要以兩個陳家嫁入的媳婦和嫁出的女兒為主,理解她們如何透過家戶內日常生活的敘說與實踐,來展現其身為陳家家族成員,及對於陳家的想像。我們發現兩個家族不盡相同,且同一個家戶內也因身份與性別有所差異。

女性對於家族的想像述說大多是聚焦在日常生活、人際交流、婆媳互動與小孩教養的實際經驗,這其實和男性對於家族想像已經有所差異,男性多從文字資料或概念性的家族故事去述說我們是什麼樣的家族,而女性則是從經驗與記憶裡去建築。以祖厝的群居經驗來說,頭份陳家不管是嫁入和嫁出的女性,對三合院的群居經驗,有著不同時間長短的參與,從群居的親屬互動與婆媳關係,述說對過往家族的經驗與記憶,雖然受訪者都認祖厝生活的實質經驗與象徵意義,對一

個家族凝聚與延續是重要的，但也有強調家族的特質，是必須由透過家庭教育傳承與實踐的。同樣的，過往新埔陳家在五分埔群居式的生活，也對於家族想像其實起著一種記憶和群居生活方式想像體的影響。這種群居經驗也帶出不同的議題，當家族成員越來越多，搬出去住的分家行為成為一種必然性，之後透過以祖先為中心，衍伸出的祭祀組織與行為，如何改變家族成員的交往行為與聯繫模式，進而產生了對於家族想像模式的不同。到了在現代社會，當這些祭祀組織或行為的家族凝聚力越來越弱化時，家族的想像又透過各自家戶內的日常生活與家戶教育來持續傳承與變遷，在這家族想像的歷程中，女性的角色其實扮演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透過本年度的研究，我們發現特定家族所呈現出的家族想像的差異，是由於將「家族」作為一種傳承與教育的交往空間，「家族」想像與再現是透過著具不同層次的各種實質經驗(祖厝、群居生活、古文物、紀念文集)、行動網絡(祭祀公會、族譜編撰、祭祀活動)與精神意涵(祖訓、祖先故事)的空間媒介，並從各式日常生活的人際交流與家戶教育來持續傳承與變遷，在這不斷述說與再現的過程中，不同性別與身份也產生不同的家族想像的歷程，進而影響到動態人觀的形成過程。因此，如何從兩個家族比較的視野，同時具有個別個案分析與多個不同個案的比較的特性，以不同層次的比較方式，從差異中去理解家族想像的特性與變遷，再從相同裡頭去尋找家族特殊的傳承，將是本計畫最重要的學術價值與貢獻。

本計畫從兩個北台灣客家家族史的比較研究，試圖從知識、教育、人觀及其變遷的面向，來重新思考一個「家族」是如何被定義與傳承的。簡言之，地域社會中的家族是如何產生特殊的知識和性格？而這些特殊的思維又如何透過不同形式的教育與傳承方式，凝聚出家族特殊的想像與人觀？在第一年的研究執行中，主要透過相關研究史料與田野訪談來重新對比兩個家族的發展。「資本」的累積、傳承與轉化是我們突出兩家族差異的重要切入點，從家族職業發展的「專業化」的問題，也帶出了家族特有的性格。而第二年突顯嫁出或嫁入特定家族的女性，

如何透過日常生活與家戶教育的參與敘述，來述說出有別於男性受訪者的家族記憶與想像。延續前兩年的研究的成果，後續研究的整合方向主要包含**地域社會的空間性與家族想像的空間性**兩個面向，兩者的空間性都表示一種作為人群交往或思想傳承的媒介與流動場域，是這些不同層次的空間性，連結了家族成員、家族發展與地域社會之間的關聯：

(一)、**地域社會的空間性**：一個家族在發展過程中，關鍵成員特殊身分背後的「空間」特性，例如頭份陳家書院與擇日館，如何提供一個家族與地域社會之間的特殊接合點。如果，這些「空間」的點，透過與特定的社群拉出一條條互動的線，這些線又是怎樣參與地域社會之形成與維繫。

(二)、**家族想像的空間性**：當家族想像成為維持家族特性與邊界的方式之一時，「家族」便成為一種家族成員傳承、教育的「空間」，透過具不同層次的實質經驗(祖厝、群居生活、古文物、紀念文集)、行動網絡(祭祀公會、族譜編撰、祭祀活動)與精神意涵(祖訓、祖先故事)的空間媒介，產生家族成員對於家族有不同的家族想像與記憶，這種具動態建構與實踐的想像歷程，除了性別與身份帶來的差異外，不同形式空間性的傳承媒介與流動場域，也成了理解家族想像重要的切入點。

捌、附錄

黃富三，1995，〈試論臺灣兩大家族之性格與族運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臺灣風物》45卷4期：頁151-171。

黃朝進，1995，《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台北：國史館。

黃應貴(編)，1993，《人觀、意義與社會》。台北：中研院民族所。

蔡淵潔，1980，〈清代台灣社會上升流動的兩個個案〉。《台灣風物》30卷2期：頁1-32。

Daniel,E.V, 1984, Fluid Signs: Being a Person the Tamil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